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八輯  
沈雲龍 主編

異

辭

錄

劉體智撰

文海出版社印行

異辭錄卷一

皖省科甲門第遜於江浙然於學問淵源則較為早江  
慎修戴東原兩先生在雍乾時代頗開風氣之先咸同  
之際文化漸於南服鄭子尹之流學問精湛足以媲美  
前修子尹曾受業於程春海侍郎侍郎歙縣人也徽州  
一府經學輩出舉世宗仰真如泰山北斗矣桐城方靈  
皋劉海峯姚姬傳三先生以文章鳴歷城周書昌編修  
云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為極盛時代明東東樹稱  
姚氏高足弟子再傳而得存莊名節足多後先暉映吳  
摯翁就湘鄉曾氏求學於姚氏為私淑講學最久名重

東北為桐城人物之後勁云

都中士大夫口舌尖新喜為詩詞對句嘲弄當時之人  
有某甲為陳子鶴許滇生兩尚書所取士陳尚書夫人  
薨甲輓詞有喪師母如喪我母之語次年見許尚書尚  
書言其夫人久病甲云門生婦當來服事尚書固辭未  
幾其婦攜行李來及門許夫人扶病出謝阻弗使入時  
人聯云昔歲入陳寢苦枕塊昭茲來許抱衾與禍  
通商之初士大夫恥言洋務甚或浮詞入奏生國事之  
梗蒲城王文恪以尸諫遺疏力阻五口通商和議後人  
揣測附會以為彈劾穆相國者非也張文毅是其門人

為之掩飾正理所宜文毅從此遂不理於眾論南昌一役雖江忠烈守禦之功然文毅於時為撫帥臨時招之使來兵餉悉率以聽克保危城楛柱東南半壁論勲業與張許之守睢陽何多讓焉相傳每日忠烈登陴守備暮歸倦甚而卧文毅輒至榻前與之叙語雅量殊不可及乃因一事以誤生平其後竟以微疵褫職當時闖涉洋務為害如此

先文莊幼學於同邑潘小安封翁翁之子琴軒中丞與之同學室文莊小試初不得志中丞早入洋聽穎異於常兒抱大志將為京都之游恐堂上有異言不敢以告

乏貨用文莊潛質衣與之既而幡然改計與之同走行  
兩日先祖與潘翁追至稍給資斧訓以多語而別潘翁  
贈文莊以言曰小試之文毋深思大力不然既至北京  
不能再北潘翁蓋疑文莊慙慙其子出游猶不知中丞  
之動議也至京先見李文忠之封翁愚荅侍御而請學  
焉游揚於公卿間頗為孫蘭檢呂鶴田兩侍郎所激賞  
孫侍郎曰學至於此應童子之試而猶不售難乎其為  
廬州府學秀才矣文忠曰殆猶甚焉公知吾鄉應府縣  
試者常三千餘人英才屈抑奚止此乎呂侍郎曰劉潘  
兩生他日貴顯為吾鄉後起之秀時道光二十五年之

冬也文莊至京在文忠丁未會試之先既文忠成進士  
李翁謂吾兒新貴可取資焉是後文字皆就文忠是正  
矣

李文忠丁未會試之先辛苦用功只溫熟詩經一部觀  
公闡作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二句四書文讀公朋僚  
函稿時引毛詩流露於不自覺可以概見古人通經致  
用非謂通羣經也苟能通一經用之綽有餘裕若徒誦  
章句過而輒忘食古不化何益之有

先文莊與潘中丞初至京小住廬州會館既而移寓城  
內東單牌樓觀音寺胡同觀音寺李翁之友湖北宜昌

府通判江陰沈耀鑿者嗣於洪楊之亂陷寇被害其子  
即品蓮方伯也是時遣至京師就學李翁使之同居寺  
中巢縣周沐三游學北方聞風而至蕭然古廟之中遂  
有四友惟沐三為部郎一人之門人不為文忠下其後  
亦未達餘則兼師其父子文忠貴後在北洋督署沐三  
薦其幼子持函以往稱謂如舊友文忠大怒曰我舊友  
中焉有此人其詞不無憾焉然終予以小差足見前輩  
崖岸自高而心地自厚兩不相妨

先文莊與潘中丞皆冒順天大興籍應己酉北闈鄉試  
中丞獲雋文莊落第二人皆未娶也中丞刻硃卷與肆

中人斷斷計較既畢肆主見其未娶調侃之曰如此精明不知誰家女郎得茲佳婿時先母程太夫人年已長先王父先外祖皆催歸完姻秋試後文莊乃與中丞同歸時道光二十九年當中丞未舉於鄉之先潘翁曾為之求婚於青陽司巡檢巡檢曰吾女不慣作炊弗許聞中丞中式而反求焉潘翁曰與我二百金者吾子與爾婚巡檢不得已而與之適同鄉京官謝夢漁侍御有女未字屬李翁為之相攸李翁曰新科舉人潘琴軒吾知其未娶今歸未知成婚否當函詢之侍御起謝者再及書至而中丞已以二百金嚮為富家贅婿矣相傳中丞



緣此不樂承歡於潘翁前者旬有餘日洪楊亂作蔓延日廣據有三河鎮中丞舉人也不能留於其中潘翁以車自送佳兒佳婦就其岳家於合肥巡檢留婿及女而遣潘翁去潘翁故里中名士豈屑與巡檢較量短長坦然徑歸自乘車之一邊而以一邊載行李復返三河鎮中途過戰區遇寇兵搜檢叱其下曰汝變妖邪潘翁怒曰變妖汝將若何遂遇害中丞因留合肥入團練為報仇計

湘軍之制不收烏合之眾其成軍也能選兵十人以上者為什長十人之選何難之有惟被選者須緩急可恃

之為當等而上之能得如是什長十人者為哨弁能得如是哨弁五人者為管帶營官等而下之為管帶營官者夾帶中必先有哨官五人為哨官者夾帶中必先有什長十人為什長者夾帶中必先有緩急可恃之兵十人其臨陣也什長陣亡其下兵之存者十人悉斬哨官陣亡其下什長存者十人悉斬管帶陣亡其下五哨官存者悉斬由此類推一營全沒則營官應斬一哨全沒則哨官應斬一棚全沒則什長應斬大綱本諸戚繼光兵法變通而行之淮軍因而效之中興後五十年勇營之制不外於此但執法者不若是整齊畫一耳

曾文正始辦團練尚倚武營弁勇塔忠武其餘出者也  
以文員從軍臨陣蓋自羅忠節李忠武兄弟始忠武兄  
弟先從忠節講學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者古有之矣  
上馬殺賊下馬講學蓋未之前聞忠武歿於吾鄉三河  
鎮相傳賊兵大至忠武聞之大悅曰愈多愈佳將聚而  
殲之公於是役埋輪繫馬慷慨捐軀固足以使當時懦  
夫立志然屢勝之餘掉以輕心有取敗之道焉

鴉片戰役之後國家軍力情見勢絀英法和議未定而  
未嘗一日忘中國輒於海外作眈眈之虎視伺釁而動  
國中徧地皆寇無一完善之區亡可計日而待其所以

轉危為安成中興之業者固由湘淮軍將多出儒臣不  
欲更姓改物致起長久之內爭抑亦八旗將領猶有能  
者故也塔忠武材武過人未嘗獨當方面僧王將蒙古  
鐵騎馳逐中原可謂勇矣而計謀不定故無成功之望  
其絕倫超羣者惟忠武公多隆阿自武昌九江而入皖  
境百戰百勝之師卒以意見不協移軍陝西譬如驅虎  
入穴而使之鬪何以能盡其才圍攻盤崖受傷身死惜  
哉入城之日公卧不能起劉霞軒中丞往視公聞其至  
移面向內而不與語未幾而卒

李文忠為編修時以文字自喜恒為呂文節草疏言事

時人弗之奇也洪楊得武昌順流而下沿江戒嚴安慶  
續陷聞於朝文忠方在海王村書肆中遇同鄉某君謂  
之曰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務也文忠感念  
桑梓之禍過文節慙慙上章文節即令其代製而允具  
名焉文忠歸緝檢書籍審察時勢慘澹經營而得長篇  
書成已深夜幸居距文節宅不遠使人持往不至誤翌  
晨封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過午當時京朝官不得見  
本日朝報心念昨事駕車往見文節及門聞合家哭聲  
如有喪者登堂文節自內跳而出曰君禍我上命我往  
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是日文節召對上大哭文節亦伏

地哭其後文忠和何蓮舫詩中有追愴同胞烈士魂指  
文節也又曰諫草商量扞吾圍伏蒲涕泣感君恩記是  
事也

文忠從文節至皖等於徒手官軍見寇即走屢敗不振  
鄉勇烏合不堪一試文節以客官更無能力應敵駐守  
舒城聞寇將至議守禦文忠與馬封翁在廬州辦團練  
老僕劉斗齋久役於封翁京廡中時隨至舒城見事日  
急密引文忠至僻處告之曰若輩死耳無可避免公子  
何為者獨不念老人倚閭而望乎文忠悚然問計劃斗  
齋曰馬已備急馳去而免其後文忠有田百頃在英霍

之間命劉斗齋之子某甲為收私租十年無所得召往問之某甲呈簿不敷出須益以三千餘金出入乃能相抵文忠怒以足蹴之亦不之罪也

鴉片煙之役英艦入長江據鎮江時揚州為鹽商聚集之處因承平日久倏聞兵事驚懼異常有江甲者素與英軍中譯人相識獻巨款乞免英軍許之迎至揚州設宴款之而罷頗得眾譽有江善人之稱及洪楊南竄取金陵下鎮江鹽商狃於蒲騷之役復使甲往寇軍首領偽許諾甲如法接待筵席中伏甲盡起縛甲殺之遂踞揚州

戲劇最足移人而作偽亦易三國演義章回小說宋稗  
之下來而賈豎牧子無不津津樂道則二簧西皮之力  
也漢距今遠猶云無考有目前之事亂人耳目者莫如  
張嘉祥娶親一節忠愍夫人桂林人忠愍少為盜一日  
為村堡人所擒夫人亟馳至叔之以歸人無敢動者復  
從至金陵江南大營未潰時忠愍遣歸屬鄉人參將李  
某送之里中故無家以五千金付置第宅給衣食臨行  
拔一齒授之為別曰予必戰死恐骨不能歸它日可以  
是葬其語洵烈丈夫也夫人既自江南還築室於羊峽  
與侍妾五人居會當受一品夫人封誥詔將至謂參將



曰諸妻與予同事今予受封極品彼不得沾恐快快多不懽若讀詔可口增某氏某氏也新興高明等縣有嘉應客民屢與土人鬪避難者多入羚羊峽道饑相望夫人常貸金散之忠愍殉國尸覓不獲夫人以所拔齒葬觀此則忠愍夫人少年結髮曾與共患難忠愍故後能盡死葬之禮如戲劇所云豈非杜撰

旗人於朋友之際親如家人骨肉平時往還主人主婦同出見子女侍側遇有吉禮雖非親屬而與叔伯兄弟舅甥無異凶禮則人人白服適合古人同爨總之禮桃花聖解盦日記譏官文恭在武昌其妻之死官吏皆白

服送喪因舉拜經文集為妾服總議謂在阮文達兩廣督幕時文達有愛妾死而以此獻媚按同爨尚總妾於何有是不知滿俗且未能盡通古禮也且官文恭鎮武昌與胡文忠為契友在其籠絡之中相傳文忠太夫人撫官妾為義女每在撫署太夫人待之真如己出妾視文忠不啻手足因是文恭遇事推崇督撫若為一體而文忠遂以得行其志果建殊勲而平大難此又文忠經權互用之宜非腐儒所得能揣測也

胡文忠之才為中興諸賢之冠曾忠襄率軍東下知兵之士多慮後路之孤文忠勗之曰往矣昔有兄弟二人

兄不談陰陽弟多迷信頻年兄弟均未逢凶宿弟拘禁時日頗以為苦思效其兄以自疎放不擇日徑出果遇黑然神於途責其不循故轍弟曰吾從吾兄奈何獨當其咎神曰汝兄懵懂陰陽怕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違命天下人惟懵懂足以舉事往矣行見大功之成及忠襄克金陵就鄂撫任與官丈恭交惡李文忠聞之輒舉前言以為笑樂曰是太懵懂矣

科第時代重師生之誼李文忠公出福元修中丞門下洪楊亂中文忠免於舒城之難歸鄉隨封翁治園練事出創舉不免募捐鄉人為之揭帖云翰林變作綠林未

幾李翁以憂卒或云自殺李翁體肥會雷夏令輒痛飲  
且露宿於外無疾而終故云然文忠和何蓮舫詩有句  
云錦囊未敢忘三矢蓋篋何曾有一錢蓋記實也是時  
文忠益不得志福中丞時為皖撫乃往依之中丞惟倚  
總兵秦定三鄭魁士兩軍以互相猜忌而敗中丞錫級  
去文忠入曾軍乃得大用其後中丞任烏里雅蘇臺將  
軍失地奪職文忠為叙前勞還原銜文忠治軍不使諸  
將和睦預防其協謀為主帥害似傳中丞衣鉢文忠常  
述中丞之言曰時時以不肖之心待人似此口吻足以  
知當時治軍之法我軍之終以不振胥由於此然武人

之不能攬權亦由於此未可厚非之也文忠末年居京中丞如夫人猶在每歲首文忠親往叩拜如禮猶不忘本鄭魁士卒文忠為之請卹重舊日同寅之誼也

先文莊以孫省齋方伯之薦入張文毅公幕中一見以國士相推許庚申之前一歲特令入京辦報銷兼應會試期以大用於世文莊生平於文毅舊誼始終不忘云公先以言事失職僑寓紹興未幾有辦理徽池軍務之命是時皖南之寇築蕪湖石壘為巢蔓衍池郡而江右廣饒之寇方熾勢欲相連徽郡適當其衝嶺隘重疊村落殷富故受兵尤亟浙江大吏以皖南為浙省藩籬徽

寧為入浙門戶故不分畛域遣兵濟餉力保徽寧先後  
令徐觀察榮石觀察景芬晏廉訪端書至徽經畫軍事  
猶恐未盡善最後乃奏用公公以五年五月十日至徽  
時寇據休寧郡城危急公輕騎由昱嶺闕馳至指揮各  
軍復休寧黟縣驅寇出羊棧嶺復嶺外之石埭公以為  
守徽惟當守嶺嶺防既固民自乂安故令周天受築壘  
守之於是招集流亡和輯將弁訓練士卒撫卹瘡痍誅  
勑姦惡護持善良設立釐卡勸諭捐輸數月而人心大  
和軍實漸振兵屢出而不擾財樂輸而無怨實始於此  
公善用人而重籌餉先由浙江供給改撥江西又不時

至惟以忠義激勵將士人咸樂為之用常有事瀕於危以調遣得宜而轉為安者四焉六年三月江右之寇分為兩路由祁門婺源進逼郡城公倉卒率親軍出城安營收集前軍潰卒兩日之間軍聲大振禦寇潛口敗之九月寇大股由黟休寧入公列營七里亭督江周兩軍大戰五日寇敗遁七年五月景德鎮之寇由祁門休寧間道至公調集諸將擊走之十年二月池郡之寇由涇旌太以陷績溪直逼郡東公出城督江鎮軍乘大雨塵戰兩日擊退徽郡四面受敵嶺路分歧不能禁寇之不至至而有以待之不能保城之不失失而旋即復之不

能必戰之不敗敗而有以持之四境之內農商不失業  
庠序不廢學留心民事用人各盡所長部下江長貴周  
天受輩由偏裨而為大將吳曰富不理於鄉特為滯彼  
張奉忠唐仁廉自拔來歸任以將領咸著忠節而建功  
名鄰境有事均視如己事無異先是江右廣信之寇由  
衢州趨金華已急令王恩榮往援又使江長貴周天受  
繼往浙省獲全晏中丞奏云保浙之功推為第一非溢  
美也十年間所部勁旅悉調赴浙江僅留楚軍蕭輔臣  
及新降韋志俊之軍其勤於王事不分畛域如此戎事  
之暇培植士林已未思科特為奏請借浙闈鄉試學使



邵公亦得舉行院試皖南士人至今頌之公守徽始終  
五載有餘支持危局不遺餘力十年春江南大營潰敗  
蘇常淪陷浙撫欲招至浙共辦浙事公以未奉朝廷命  
弗肯行及秋有言官劾其不職公即叙摺自劾奉旨內  
召時曾文正已任兩江總督兼辦四省軍務以徽事交  
李元度接辦八月二十日公去徽越五日徽郡陷周天  
受及皖南道福咸知府顏培文宣城令王乃晉皆死之  
徽郡之遭禍酷矣以張文毅之綢繆五年而卒不終受  
其庇殆有以取之先文莊在戎幕身親其事時楊濠叟  
亦在幕中文莊會試房師濱石先生咸豐壬子一甲二

名進士官太常寺少卿久直南書房與濠叟為兄弟行在會榜之前不之知也然同寮極相得濠叟之言曰徽郡之禍未有艾也郡人喜傾陷尚財利其言利也雖父子兄弟間必析及毫芒自謂不苟且餉捐之數雖多皆迫於勢而國家之官階庠序之學額紳董之優叙猶足以相抵未見有慨舍其資不責報而為德於鄉里者宿師數萬先後六年軍營成市籍之為利者甚厚軍中所領之餉仍靡之於徽故徽郡名為匱於捐輸實則增其居積蘊利生孽一朝潰決將不可止未幾果有庚申八月二十五日之事濠叟之言驗矣

花鼓會賭錢戲也今上海盛行謂之花會害人至死不可勝計實出自徽土人疾之謂之花燈盞與閩粵之花會畧同得萬者以一贏三十愚人以為失僅一而得則三十也爭趨之夫三十而中一甚難之勢也業此者欲人財之聚也偶露其倪時令獲中故忻羨者不可遏道光之末起於績而盛於歙山村水竭設壇場聚游手隱屏而為之報信者謂之走水交馳於道數十里內呼吸通也徽人嗜利自士大夫至鄉民靡不染其習婦女在深閨憑走水代射或暮夜乞靈於淫昏之鬼富者喪貲於無形婦女迷惘失志憤而戕生者比比皆是親戚朋

友互相排斥怨深水火風俗大壞其最著者曰吳老銘  
即吳曰富績人也自名豪健不吝於財棍猾附之窮困  
之士亦從之惟紳富之慳鄙不能飭其子弟婦女者疾  
之如讐揚言其謀逆於是郡守達秀擒而置之獄至粵  
寇逼嶺議募勇集團徽人恇怯且吝嗇莫可與計事者  
有潘學陶者以全家具保請於郡守而出之紳富恟恟  
騰謗而寇已破祁門至黟邑吳出獄即號召其人數千  
成軍出禦驅寇出羊棧嶺有功謗稍戢然花鼓會不能  
禁也至咸豐乙卯春浙江所遣之徐觀察榮禦寇死難  
都司江長貴受重傷吳老銘之勇敗散而郡城失守郡

人程葆以新授廣東肇慶知府道經浙江浙撫奏令回籍辦團吳老銘之散勇暫歸之迨張文毅至一郡人疾吳如疾寇恐其復用文毅面諭之曰爾之子弟婦女何不自教飭而怨他人乎吾聞吳尚能率勇禦寇不若鉅富之惟以饋獻為事也郡人語塞乃復錄用之令其部下禁絕花鎗蠱吳雖粗材頗義俠財不入己奉文毅之令惟謹其援浙尤有功善戢士卒不擾民殺賊奮勇紳富漸與相安不復騰謗而花鎗蠱亦遊息矣八年冬援浙回以病死己擢副將死之日惟一故妻守喪子幼家無餘財

徽郡四面嶺隘嶺內山路崎嶇百道歧出善防之外兵無由入實易守也寇之始入也由祁門之大洪嶺邑令唐治賢吏也忠義奮發繕守禦得士心祁邑向不修城修城於西鄉不利寇逼嶺外議築城以守紳士洪小蒙等集其事鄉頑程獅者執不築城之說與官紳為難率眾毀洪小蒙家拆城牆二級唐令怒擒而誅之獅妻哀麻赴安慶泣訴於寇帥請兵遂導之入嶺於咸豐五年二月破祁門唐治及巡檢鍾善塘死之

粵寇據安慶又據太平府築蕪湖石壘而守之游弋於池州諸屬其剽徽州之富饒久矣顧限於嶺隘不知路

徑不敢遽入既徇程獅妻請入祁門又至黟境為吳曰  
富即老銘之勇逐出益知嶺內路徑虛實黟人平日素  
賈於省城寇據省城黟人之賈如故與寇甚習導寇入  
黟之羊棧嶺而為之居間黟富集鉅貲以饋獻斬免淫  
擄已而寇受饋獻仍淫擄遂破休甯入郡城皆不免於  
饋獻實無救於事也及張文毅初莅徽令助餉勸捐者  
猶以此為藉口富戶始有所愧懾而不敢抗商賈嗜利  
不恤其鄉紳富戀財乞憐於寇古人言徽人必有抱金  
而死者信矣

石詠齋觀察景芬以御史簡知府丁憂起復過浙時上

海奸民倡亂戕官據城逼近浙境巡撫黃宗漢知觀察之能即令率兵會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之師復滬城咸豐五年二月粵寇陷徽州浙中大驚蘇撫何桂清急遣觀察率滬上得勝之師取徽州授金華府知府四月寇復入徽連陷休婺黟祁浙撫又遣觀察赴援並奏請張文毅督剿連復各縣驅寇出嶺時侍郎沈兆霖奏請暫設皖南巡撫部議改安徽寧池太廣道為皖南道增設皖南鎮總兵得會銜專摺奏事文宗嘉觀察屢著戰功特授為皖南道以江長貴為總兵同駐池太之間與張文毅協力防剿圍攻蕪湖石壘以斷寇江上往來之路



攻青山失利方謀再舉何桂清遽劾罷之觀察為人彊直自遂好文愛士待若子弟遇時俗之士則嚴肅峻冷不稍假辭色見上官直言不遜人多惡之是以被劾張文毅初至徽練勇五百人以杜時升為之長左右無他將才也觀察慮兵單文毅并所練勇與之愛護如此竟不能用盡其長文毅惜之及觀察既劾去鄧介槎觀察瀛繼為皖南道勸率士民同心禦賊任用能吏袁青雲為宣城令近與留防之鄧紹良和衷共濟而遠聯徽防與文毅互相聯絡浙撫晏端書其會房所取士也深知徽寧為浙省西南蔽障故取求必應故七八兩年強寇